

<<荒野尘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荒野尘梦>>

13位ISBN编号：9787223011174

10位ISBN编号：7223011173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西藏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渠珍

页数：127

字数：7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 芄野尘梦 &gt;&gt;

## 内容概要

《芄野尘梦》，作者“追忆西藏青海经过事迹”、取《诗·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之意为书名，含有青藏高原风尘录的意思；芄：荒远。

芄野：指青藏高原。

在书中，作者详强地叙术了自己1909年从军，奉赵尔丰命随川军钟颖总进藏，升任管带（营长），参加工布、波密等距役，在驻藏期间同当地藏族同胞、官员和喇嘛来往密切，同藏族姑娘西原结婚，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南北响应的消息传到西藏后，出于对波密起义士兵的一些行动不理解，而又顾念个人安危，于是组织湖南同乡士兵和亲信百五十人取道东归而误入大沙漠，断粮七月余，妨饥挨饿，茹毛饮雪，仅七人生还于西安，西原病卒，等经历；描绘了沿途所见的山川景色、人情风俗和社会生活；同时记录了英、俄帝国主义凯觎和争夺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罪恶和阴谋活动，清政府的日举国腐败，清封疆大吏之间和军队内竞争权夺权、勾心斗角的壮举争；记载耻辛亥革命对西藏和川军的重大影响和军中的同盟会员、哥老会成员在波密乘机发动兵变、杀死协统罗长禔的实况。

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不失业部写行优美的游记；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它又不失为记录清末民袂川边、西藏情况的重要资料。

因此，任乃强先生在《弁言》中说：“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面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

尤以工布波密及绛通沙漠苦征力战之事实，为西陲难得史料。

“当然，也必须指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者在书哺现了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和流露出辛亥革命的错误认识，应当予以实事求是和分析批判。

我们相信读者是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本书中的问题的。

## <<荒野尘梦>>

### 作者简介

陈渠珍（1882—1952），人称“湘西王”，是亲历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的“振奇之杰”，与熊希龄、沈从文并称“凤凰三杰”。

1906年参加湖南新军，后投靠清川边大臣赵尔丰，入藏平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跋涉万里回到湘西。

其后统一湘西，经营湘西数十年。

期间，沈从文曾在其帐下担任文书，贺龙亦是其旧交。

1949年10月赴乾城同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进行政权交接。

1950年6月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52年病逝于长沙。

<<荒野尘梦>>

书籍目录

弁言总叙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第二章 腊左探险第三章 昌都至江达第四章 收复工布第五章 进击波密第六章 退兵鲁朗及反攻第七章 波密兵变退江达第八章 入青海第九章 过通天河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第十一章 至柴达木第十二章 丹噶尔厅至兰州

## &lt;&lt; 艮野尘梦 &gt;&gt;

## 章节摘录

01 成都至察木多 援藏军出师计划，经长时期之筹备，颇极周密。

詎料一经开拔，障碍横生。

尤以夫役逃亡一事，最为骚扰。

军行所至，四出拉夫，人民逃避一空。

三营殿后，夫役逃亡尤多，行李沿途遗弃，虽出重资，不能雇一夫。

纪律废弛，非复从前节制之师矣。

读唐人应役出塞诸诗，苍凉悲壮，非身历其境者，不知其言之酸而词之切也。

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风景与内地同，自是以后，气象迥殊，山岭陡峻，鸟道羊肠，险同剑阁，而荒过之。

沿途居民寥寥。

师行于七月，时方盛暑。

身着单服，犹汗流不止。

过雅州，则凉似深秋，均着夹衣。

愈西愈冷，须着西藏毡子衣矣。

过大相、飞越诸岭，皆重峰叠嶂，高峻极天，俯视白云，盘旋足下。

大相岭，相传为诸葛武侯所开凿，故名。

经虎耳崖，陡壁悬崖，危坡一线；俯视河水如带，清碧异常，波涛汹涌，骇目惊心。

道宽不及三尺，壁如刀削。

余所乘马，购自成都，良驥也，至是遍身汗流，鞭策不进。

盖内地之马，至此亦不堪矣。

行六日至泸定桥，为人藏必经之道，即大渡河下流也。

夹岸居民六七百户，河宽七十余丈，下临洪流，其深百丈，奔腾澎湃，声震山谷。

以指粗铁链七根，凌空架设，上覆薄板，人行其上，咸惴惴焉有戒心。

又行二日至打箭炉。

登大相岭，相传不能交言，否则神降冰雹。

予过大相岭时，謁蹶至山顶，见清果亲王摩崖题碑诗，上部为雪所掩，以马挝拨之，有句曰：“  
奉旨抚西戎，冬登丞相岭，古人名不朽，千载如此永。

”盖景仰先贤，亦自诩也。

同辈回顾，予犹未至，大声呼唤，有应声而呼者，众声交作，天陡变，阴云四起。

雹落如拳粗，予急奔下山。

后来者多为雹伤。

盖雾罩山头，阴寒凝聚，一经热气冲动，雹即随之降落，亦物理使然也。

打箭炉，为川藏交通枢纽地。

相传为诸葛武侯南征时，遣郭达于此设炉造箭，故名。

其地三面皆山，终日阴云浓雾，狂风怒号，气候冷冽异常。

山巅积雪，终年不化。

三伏日，亦往往着棉衿焉。

驻打箭炉数日，官兵内着皮袄，外着毡子大衣，犹不胜其寒矣。

予尝戏谓内地冬寒，寒由外入；病疟发寒，寒由内出；塞外之寒，寒生肌肤。

亦事实也。

一入炉城，即见异言异服之喇嘛，填街塞巷，闻是地有喇嘛寺十二所，喇嘛二千余人。

居民种族尤杂，有川人，滇人，陕人，土人，回人；又有英法各国传教士甚多，土人迷信喇嘛教，家有三男必以二人为喇嘛，甚或全为喇嘛者。

盖喇嘛据有最大势力，能支配一切，一为喇嘛，身价即等于内地之科第，故人人以得为喇嘛为荣也。

康藏一带，气候酷寒，仅产裸麦，故僧俗皆以糌粑为食，佐以酥茶，富者间食肉脯，以麦粉制为

## &lt;&lt; 艮野尘梦 &gt;&gt;

面食者甚少也。

糌粑制法，以青稞炒熟磨为细粉，调和酥茶，以手搏食之。

酥茶者，以红茶熬至极浓，倾入长竹筒内，滤其滓，而伴以酥油及食盐少许，用圈头长棍上下搅之，使水乳交融，然后盛以铜壶，置火上煎煮。

食糌粑时，率以此茶调之。

且以之为日常饮料。

藏民嗜此若命，每饮必尽十余盏。

余初闻此茶，觉腥臭刺鼻。

同人相戏，盛为酒筵，约以各饮一盏，不能饮者罚如其数，予勉呷一口，即觉胸膈作逆，气结而不能下，自认罚金，不敢再饮矣。

藏民男子皆衣宽袍大袖之衣，腰系丝带，头戴呢帽，或裹绒巾，足着毡子长靴。

女子衣长衫，毡裙，系腰带，头戴巴珠，项围珠串。

喇嘛服饰，因阶级而异。

上焉者内着衬衣，外缠红黄哔叽披单，帽作桃形，靴为红呢制，手拿佛珠，口诵佛号。

其下，则粗呢披单，交缚上体而已。

藏民住宅皆为层楼，上中层住人，下层为豢养牲畜，屋顶扁平，或上覆泥土，室内及墙壁彩绘山水物。

若喇嘛寺，则楼高有至十层者，金碧辉煌，极为壮丽。

我军由川出发时，适达赖由京返藏，途次，得其藏王厦札密报谓：“英兵已退，川军大至，恐不利，宜制止之。”

达赖既向清廷求援，又不便反复，乃密令厦札发藏兵万人扼要拒之。

川边大臣赵尔丰，知其谋，乃自率兵八营，由北道进剿德格叛匪，而令钟颖所率川军由北跟进，会师于昌都。

全军集中打箭炉待命，约一周，钟统领始至。

又准备三日，即出发。

由打箭炉出关，即属川边境。

其入藏大道，至巴、里塘，昌都，恩达、硕板多，丹达、拉里、江达、至拉萨，为川藏大路，逐站人户甚多，是为康藏南路驿传大道。

我部奉令改由北道出关，行一日，由折多塘北向，经长坝春、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岗拖，至昌都，或绕岗拖趋类乌齐，三十九族，至拉里，为北路。

道路荒僻，往往一二日无人烟。

藏地行军，动需乌拉驮运。

又须二三日一换，故无乌拉，即不能行一步。

盖弹药粮秣，行李乘骑，每营须牛马二千余头之多，悉取给于沿途藏人。

长途行军，决非内地夫役力所能任。

即内地之马，一入藏地，亦不堪用矣。

赵尔丰以陆军初入藏，情形不熟，恐猝遇战，乌拉不继，故令我军走北路，为策安全也。

我军由炉出发之日，适雨雪交作，寒风刺骨，军队与乌拉，恒混杂而行。

此路名虽驿站，半为山径，砂砾遍地，雪风眯目，时登时降，军行甚苦，沿途绝少居民，抵折多塘宿营，已七时矣。

天黑路滑，部队零落而至。

士兵喧呼声与牛马嘶鸣声，直至夜半始止。

官兵咸缩瑟战栗，不胜其凄楚焉。

由折多塘经长坝春、道坞、霍尔章谷，至甘孜一带，沿途均有村落。

居民数十户或数百户不等。

途中亦有小村落及喇嘛寺。

此二十余日中，天色晴霁，道路皆沿山腹或山沟行。

## &lt;&lt; 艸野尘梦 &gt;&gt;

甚平夷。

犹忆第一日由炉出发，官兵饱受风雪之苦，余以此去苦寒，必更有甚于此者，殊次日，天忽晴霁，沿途风清日暖，细草如茵，两面高峰直矗，山巅积雪，横如匹练。

有时出岫白云，与摩天积雪，共为一色，凝眸远望，奇趣横生，几忘塞外行军之苦。

余任督队官，每日必于黎明前率通事藏人及各队监营官，乘马先行。

一日，将抵长坝春时，天和春软，周道如砥，一望平原无际，藏人扬鞭策马，疾驰如飞，群马奔逐，勒之不能止。

余马术未精，身重腿轻，左右颠簸，几跌下，勉驰至宿营地，已汗流浹背，腿痛不能行矣。

一日。

行抵道坞，天尚早，因偕同人闲步近郊，有民舍十余家散居疏林间，草美而细，风景如画。

林外一沟宽四五尺，碧水清浅，鱼多而巨，往来游跃。

余等正苦无肴，将取之食之。

又疑此地居人甚多，岂无网罟，河鱼之繁殖如是。

询之通事，始悉藏人死后，不用棺封。

土掩其上者，延喇嘛讽经，寸磔其尸，以饲雕鸟，为天葬。

其次以火焚之，为火葬。

下焉者投尸水滨，任鱼鳖食之，为水葬。

故藏人无食鱼者。

余等闻之，乃止。

霍尔章谷，居民百余户，已改土归流，设理事官于此。

汉人甚多。

我军出关后，沿途所见，皆赭面左衽之藏民。

所食，则酥油糌粑奶酱。

荒山野户，又无蔬菜可购。

竟日疲劳，不获一饱。

出发时，原拟多带食品，因林修梅力言不可，致途次食不甘味，至以为苦。

至是，始有物可市。

共购猪一头，鱿鱼数斤，切碎，豆豉炒之，分盛两桶，载之以行。

修梅犹嘖有烦言，余等亦不之顾。

然以后每餐，修梅则较他人抢食为多，其馋酸真可鄙也。

途次，见乌拉千百成群，尚未注意。

至霍尔章谷换乌拉。

先日傍晚，尚未齐。

夜半，闻四野声喧，视之，乃藏民送乌拉牛马至矣。

漫山遍野而来，不下数千。

余方虑明晨掉换乌拉，驮装捆载，不知费时几许。

迨次晨起视，则一人挟一驮，置牛背上，每驮重逾百斤，竟能举重若轻，约一时许，而二千余驮粮弹捆载已毕，身手敏捷，诚非汉人所及。

因见体力强，不觉健羨无已。

无怪唐代屡为边患，郭马名将，尚不敢言战，而言和也。

每日宿营，牛马拥挤坪中，藏民卸装，更为迅速。

驮牛二千余头，不及一小时即卸毕矣。

藏民扬声，驮牛四散，满山满谷，到处齿乞青。

迨黄昏前后，藏民呼哨一声，但见山头群牛攒动，皆争先恐后，戢戢归来，勿烦驱策。

藏民即就平地之桩，系长绳，排列为若干行。

长绳中系无数短绳，拴于牛蹄。

牛倚绳，或立或卧，秩然不乱。

## &lt;&lt;艽野尘梦&gt;&gt;

犹忆一日中夜起搜，弥望白雪，不见一牛，大异之。  
询之卫兵，始知牛卧雪中，雪罩牛身，望之似无数雪堆，隐约坪中。  
非转侧雪落，不知其为牛也。

甘孜，曾科，麦削（宿），岗拖一带，嶂峦横亘，冰雪满山。  
每从山腹过，山水泻冰，宽恒至十数丈，人马通过；须先凿道敷土，方免倾踣。  
谷底溪流，亦凝结成冰，牛马数千，踏冰过，冰破碎声闻数里。  
时已暮秋，天气日加寒冷，大雪纷降，朔风怒号，人马牲畜，灿若银装，余有句云：“冰敲马蹄  
铃声细，雪压枪头剑气寒。”  
亦纪实也。

自麦削以西，河深流急，无舟楫，无津梁，故军队渡河，皆用皮船。  
船以野藤为干，以牛革为衣，其形椭圆，如半瓜；其行轻捷，似飞燕；凌波一叶，宛转洪涛，浪起如  
登山丘，浪落如堕深谷。

临岸遥观，若将倾覆焉。  
乃方沉于浪底，涌现于涛头，俨如飓风时际，立黄鹤楼看轻舟冲浪，同一怵目惊心也。  
幸河幅不宽，波澜甚小，舟子一人，摆双桨，坐后梢，顺水势，乘浪隙，斜行疾驶，瞬息即登。  
皮船大者，载重四百斤，小者载二百余斤。

小船以一革制成，大船则用二革，其接缝处时时以酥油涂之，以防浸漏。

军队渡河时，先渡辎重，再渡官兵。

船小而少，每渡一河，须延数日。

计余一营人，渡河已费三日之久。

沿途河流甚多，故行军稽延甚久也。

⋯⋯



<<荒野尘梦>>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余一夜读之竟，寝已鸡鸣，不觉其晏，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

——藏学家 任乃强 此书四十年前曾从陈氏后人借阅一次，为民国年间自印本，因其内容有趣，读时即深深为之吸引，读后又久久不能忘记，还不止一次在茶余饭后当故事讲过。

——出版人 钟叔河 一部奇书，记述了上个世纪初发生在西藏的一个真实故事，非常的时代，非常的场景，非常的人物，非常的经历，一部爱情经典。

曾以手抄本、复印件和内部出版资料形式广为传布。  
谁读过它，谁将终身铭记。

——作家 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 马丽华 在我国的群籍中，死里逃生于绝地者的追记，又足以惊心动魄的，以此书为第一。

——专栏家 三七

<<荒野尘梦>>

编辑推荐

此版《荒野尘梦》是对2009年西藏人民版的全新修订本，在上一版基础上，此次将开本改为轻便易携的32开，内文版式亦做了调整，相比上版更加疏朗紧凑，配以舒适大气的封面设计，加上70g纯质纸的高品质，与精彩的文本内容更加相得益彰。

只带一本书去西藏，一定是《荒野尘梦》。

一部私下传阅七十年的奇书，活在网友口碑上的不朽之作！

藏学家任乃强，出版家钟叔河，作家韩松落、蒋方舟、三七、马丽华刻骨铭心一致推荐。

贺龙元帅指定为18路军进藏参考读物，百年前真实的藏地人性记录，&ldquo;湘西王&rdquo;陈渠珍与藏族少女的爱情传奇。

仓央嘉措情诗痛彻心扉的现实注脚：安得与君相决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带你穿越回100前的西藏，见证惊心动魄的变乱时代、神奇瑰丽的藏地风物、艰苦卓绝的平叛战役、微妙复杂的军队政治、惨绝人寰的绝地求生、万里相随的坚贞情义。

读完本书，一定会记住这个名叫&ldquo;西原&rdquo;的女人。

<<荒野尘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